

迷失 在康熙末年

②【商·场·沙·场】

小楼明月□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在康熙末年. 2 / 小楼明月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680-575-6

I. 迷…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2843号

出版人: 李丽玮

策划人: 柳雁阳 姚鸿文

责任编辑: 姚鸿文

装帧设计: 悦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STORY 悦读时代

迷失在康熙末年

小楼明月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17.5印张 40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80-575-6

定价: 72.00元(全3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要命的长公主	1
第二章	整军令	4
第三章	蜜糖与大棒	6
第四章	纺纱也是生意?	9
第五章	整军令第三条	12
第六章	觊觎	15
第七章	人品沦丧前的回光返照	18
第八章	一波未平	21
第九章	打怕了的仇人也可以救自己	24
第十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	27
第十一章	新同居时代变起仓促	30
第十二章	难道我是搭头?	33
第十三章	投怀送抱要人老命	36
第十四章	捞钱的方向	39
第十五章	讽刺	42
第十六章	仗义每多屠狗辈	45
第十七章	恩威并施(一)	48
第十八章	恩威并施(二)	51
第十九章	奉了导师的教条而无耻	54
第二十章	官大的两个口也大啊	58
第二十一章	利润分析	63
第二十二章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67
第二十三章	一纸书信不啻惊雷	70
第二十四章	黛宁的行踪	73
第二十五章	金陵见故人	76
第二十六章	不归路上将会怎么死?	78
第二十七章	江南教父	81
第二十八章	顶着十字架头盔的把总	84
第二十九章	渡头问海四夷近,莫解凭何怨当今	87
第三十章	千古一帝可开脱,冒牌古人责无贷	90
第三十一章	钟鸣鼎食红楼梦,自惭形秽市侩人	93
第三十二章	无音无信雁单飞,有血有泪人同仇	96
第三十三章	天地不仁役为狗,自此灭绝良臣心	100
第三十四章	江南招商先绸缪,可兵可匪好藉口	103
第三十五章	猜猜这女子是谁?	106
第三十六章	男人活的就是一张脸	109

第三十七章	豪成和容若·····	112
第三十八章	任你硬似鬼，喝我洗脚水·····	115
第三十九章	你占着茅坑·····	118
第四十章	江西填四川？·····	122
第四十一章	欣馨：不要相信他们·····	125
第四十二章	老顾，该你交投名状来·····	127
第四十三章	三十马鞭的家法·····	129
第四十四章	九龙壁前谈差事·····	133
第四十五章	你好毒！·····	136
第四十六章	现在才想，黄花菜都凉了·····	140
第四十七章	老八的两个差事·····	144
第四十八章	康熙旨意大出所料·····	149
第四十九章	朕给的最后机会·····	156
第五十章	垂涎三尺·····	165
第五十一章	谁敢利用老子？·····	170
第五十二章	老八，好胆别走！·····	175
第五十三章	开府建衙人才济济·····	180
第五十四章	钓不死你？·····	184
第五十五章	和我韩维是同好啊！·····	190
第五十六章	从此不再有凌兄！·····	195
第五十七章	混血美女？·····	199
第五十八章	抢！强！·····	202
第五十九章	第一次不敢收钱·····	206
第六十章	怎么个贪法·····	209
第六十一章	带兵觐见朝天子？·····	211
第六十二章	骄兵骄将·····	215
第六十三章	战略一问在锦囊·····	218
第六十四章	给皇上行贿·····	221
第六十五章	使银子讨好后宫·····	224
第六十六章	封狼居胥？·····	225
第六十七章	一代奸相有明珠·····	227
第六十八章	我老婆！我嫂子！·····	229
第六十九章	大漠狼烟（一）·····	232
第七十章	大漠狼烟（二）·····	235
第七十一章	大漠狼烟（三）·····	238
第七十二章	大漠狼烟（四）·····	241
第七十三章	大漠狼烟之笑死左雨·····	244
第七十四章	大漠狼烟之人可死光·····	247
第七十五章	大漠狼烟之打狗要打痛·····	250
第七十六章	大漠狼烟之你娘你妹惹疯狗·····	256
第七十七章	要我服？有条件！·····	260
第七十八章	无血为抚，带血为剿！·····	265
第七十九章	插翅难飞？·····	268
第八十章	不要在我面前提到“山”·····	271
第八十一章	何时方可卸战袍？·····	274

第一章 要命的长公主

满屋子的人都呆住了。顾贞观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手在颤抖，他尽力地控制这种悸动，但是却完全不能如愿。

凌啸此刻对这个玉扳指却没有太多的震撼，心里只有一个求得了答案的明白。原来如此，康熙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玩意，他需要人质来控制自己，一个哥哥还不够，还要加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尽管他很久以来就明白了人生无奈的道理，但是这一次，他真的很失望。自己的路走得如此崎岖，貌似平步轻云，却如空中楼阁般无根无基。眼前除了一门心思走下去，已经是别无它法了。

“小涛，你去将金参将请来，小骏，你去把总督府里的周师爷和何道台请来。先生，我们今晚来议一议，如何整军！”

中华门码头长亭。和风煦煦，秋阳光照，极目楚天舒。

胤禩坐在亭中，看着眼前的姑姑，暗叹了一口气。当初欣馨的一阵软磨硬泡，并没有使得他心软，但是当这位姑姑指着他的鼻头一通臭骂的时候，老四只得满口答应了。

别样的情愫流淌在胤禩的胸怀里，这个姑姑是他心里永远的痛。倘使时光倒退，如果身份改变，他一定会愿意为这个曾经朝夕相伴的姑姑抗争。他永远忘不了，姑姑出嫁时候，十三岁的自己把嘴唇都咬破了。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姑姑的额驸死时，姑姑连哭都没有哭一声，只因为这个额驸是个兔儿。他更加忘不了，被血士们抓来的那个东宫长史，开国以来最轰动也最隐秘的东宫长史虐杀案，就是他胤禩亲手炮制的。

胤禩一刀一刀地割下了那个长史的肉，只是因为这个长史就是给太子出谋划策谋图姑姑的人。当他赶往公主府的时候，姑姑的哭嚎在太子的魔爪下显得多么的可怜，尽管太子最终没有得逞，但是姑姑最后却恨死了天下男人，包括不得不为太子隐瞒的他。大阿哥在一旁虎视眈眈，老四决不能便宜了他，这只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但是他在姑姑的心里最后连个好侄儿都算不上了。

胤禩再次看看姑姑那漠然的眼神，心里很是伤感，也许正是自己对她的暗中孽恋，才使得自己心性变得冷酷的吧。

长公主摇着香扇，渐渐面露不耐“小四啊，欣馨怎么还不来啊，还有那个凌啸，现在都还不来，究竟是胆子太大，还是故意拖延？”

“姑姑，您还是先喝喝茶吧，这可是正宗碧螺春啊。”胤禩劝解道，心里也很明白凌啸的感受，磨蹭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他能理解凌啸的坚持，男人的眼里，不是每个女人都一样的。

来了，远处的车马声传来。

凌啸看到胤禩和那长公主，微微一愣，也就淡然地跪地请安：“四爷，拙荆体弱，又是有孕在身，一路上风尘仆仆，还望四爷多加照拂！”胤禩点点头：“她不仅是你的妾室，更是我的堂妹，你且放下心来。”

小依扶着玉腰挂泪的兰苓，一起出了车厢，见到长公主，虽是堂姑，也很是欣喜激动：“姑姑，您在这里啊？真是太好了，好久没有见到姑姑您了，苓儿给您请安。”那长

公主一把扶住她，心头一阵歉疚掠过，但是谁叫她和欣馨亲疏有别呢？“苓儿，听说你已经有了身孕，就不要多礼了，咱们自家人，何必生分呢？”

郇道在胤禩身边看着这一幕，无声地叹息一声，拄着双拐独自上了官船去了。他这一走，凌啸就意识到，分别就在此刻，他毫不避忌老四和那长公主，轻拥兰苓和小依，缠绵道：“今生今世长相顾，明朝后朝永难忘。乖，相公会尽量早日办好差事，回京来与卿相聚。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兰苓抚住凌啸的双臂：“倘使相公觉得烦闷，就在何园的小亭里唱唱歌，苓儿和依儿一定会听到的。”凌啸为她们俩抹去脸上泪花，亲自送她们上了官船。

离愁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

望着远去的官船融入烟波江上，凌啸收回了远眺，一回身却看到那长公主还在小亭里品茶，凌啸现在心情很坏，也懒得理会她，对着长亭一拱手，蹀躞登马扬长而去。

那长公主却是性情中人，一把香扇被她跳起来扔得老远，差点就砸到凌啸了。两个丫环就是欣馨带来的大内女官，见到主子发怒：“公主，要我们去把这无礼的奴才抓来处罚吗？”

“不用了！”长公主气冲冲地往自己的车驾行去，要是没有烟罗的那番奉承话，长公主还对这个臭男人还无所谓，但是她现在明白过来，凌啸哪里有一点像烟罗说的觊觎她的美色了？他简直就是对自己视而不见，不屑一顾！

吴樾接到凌啸已经开衙办事的消息时，再也坐不住了，他很想和几位其他的军事主官商议一下，无奈不知为何，那陈倬和苏克济却没有上门，自己又放不下架子去拜会他们，只得出了一招，发出督命宪牌，以调拨冬日粮草的名义向几位主官发令，要他们前来议事。

宪牌发出去了一天，可是直等到第二天的上午，还是不见苏克济他们前来。吴樾正在郁闷猜疑，忽见亲兵队长吴洪文飞也似地跑进来禀报，整军使衙门发出了钦差旗牌，要他这个总督即刻赶往何园议事。

都是牌牌，但凌啸的牌牌比自己的牛！

吴樾无可奈何地穿戴完毕，赶马过来。才一进门，大老远就听到陈倬的破嗓子在咆哮，心下一惊，快步进到正堂，待适应屋内的光线后，吓了一跳，这里比他的总督府以往的场面还要大！三万湖北绿营的各标千总以上官员都到了，把个三进六间的正堂挤得满满的。

陈倬一身黄马褂地立在凌啸案前，指头指脸地正在破口大骂：“怎么？皇上既然赐了我这身黄马褂，就是让我穿的，难道到了你这里就穿不得啦？你是钦差没错，但是老子凭一刀一枪换来的黄马褂难道是假的？你也不看看自己那小人得志的肮脏模样，老子在雅克萨打罗刹的时候，你狗日的只怕是连屁头都没从皮里冒出来吧！”

“哄——！”他的提标和两个镇标里，爆出了一大片哄笑声，说到资历，这位老提督还真的不寒任何人。

凌啸却懒得理会他，对着刚进门的吴樾一拱手，将他请了进来。就等他这总督了，现在可以开始议事了。满堂闹哄哄里，凌啸一摆手，用几乎只有周边的幕僚可以听见的声音叫道：“请圣旨！”

吴樾和苏克济都在竖着耳朵听着他的动静呢，忽然听到他这如同蚊子哼哼的吩咐声，两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是一骇，陈倬和一群高声哄闹的军官们恐怕要倒霉了。

“来呀！”凌啸爆喝一声，运足了气劲的声波立刻压得全场寂静下来。后面的上百军官们这才发现，前面的人不知何时已经跪倒在地了，当然除了陈倬兀自挺立外。这些还带着笑意的军官马上就笑不出来了，他们弄不明白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身后大门口涌入的持刀拿枪的兵丁可是杀气腾腾的。

凌啸一指那些个站立的官员，拍拍手中的黄绶冷笑道：“好样啊，跪天跪地跪父母，唯独不跪圣上，你们牛！”

军官们这才吓得魂飞魄散，纷纷要跪，凌啸却把手一挥：“懒得理你们，本侯待会再来处置！”

凌啸一转身，对吴樵道：“制台大人，圣旨您可听得清楚，是否遵旨啊？”

“遵旨！遵旨！”吴樵能说什么？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凌啸这五品官身上决不适用。

“那您说本侯的差事该从何处开始着手啊？”凌啸看都不看陈倬，只是和吴樵商议。吴樵拿出了自己幕僚们做的方案，说将出来，众军官听得是一阵火起，将个吴樵恨得牙痒痒。太无耻了，你吴樵错用郑勇，才引发了今日之事，如今你却要把整个绿营的军官全部清查履历，还要核对什么财产，再搞个原籍审查，顺带还要清点什么兵额数目，你还要我们活不活啊！

陈倬兀自冷笑，他看看也是莫名惊诧的苏克济，心里很是高兴，你们两亲家搞得越狠，咱们就越有利，到时候老子安排在你吴樵督标里的人就可以……

“我反对，这岂不是要逼得咱们去跳河吗？”一个镇标副将跳出来叫道，立刻引起了这群丘八爷们的赞同！

“是啊！江大人说的有道理啊！”

“不错，爷们也要养家糊口，不吃点空额，还让人活吗？”

……

凌啸暗骂吴樵阴险，自己如果是那种好大喜功的毛头小子，当然会同意他的建议，但是，凌啸知道吴樵是在转移方向，四处点火，其心毒不可测！等下再收拾你！

但是此刻凌啸首先要对付的却是这群兵油子！

“江大人是吧？贵姓？”凌啸笑吟吟地看着他，那江副将的上司总兵蒋恒昌却觉得有些不妙。

第二章 整军令

“凌大人，你这不是废话吗？晓得我姓江，还问什么贵姓？毛——”那副将的病字尚未出口，凌啸心下暗喜，口中喝道：“你既然晓得说废话不好，还在这里废话！”他逼近那副将，森然道：“第一，老子也带过兵打过仗，没有吃空饷也活得有滋有味！第二，这里还轮不到你一个区区副将来说话！”

那江副将勃然大怒，老子堂堂二品副将，你竟然说老子是区区？但是他的怒气还没能变成实际行动，凌啸已经开始发飙了：“来呀！把这个叫嚣要吃空饷的狗才打得他妈都不认得他！”

金虎和胡骏一个箭步冲上前来，几个耳光子抽在那副将的脸上！噼里啪啦的甚是吓人。

整个大堂上霎时间给镇住了。

吴棹和众官员都是摇头不已，这个傻副将一向粗豪惯了，口无遮拦地公开要求吃空饷，这不是主动往凌啸的枪口上撞吗？你自己皮痒，就不能怪我们不帮你的忙了！

总兵蒋恒昌气得站起身来，看到陈倬都不能说话，又颓然坐下去。凌啸这是妄用私刑，没错！但是如果自己提出异议，恐怕更加没好果子吃。一来现在凌啸手握圣旨，他说怎么打就怎么打。二来，蒋恒昌担心凌啸“从善如流”，真的要用军刑，打那江副将一百来军棍，那就是有性命之忧了，这里行刑的戈什哈可都是凌啸的亲兵啊，弄些手脚，恐怕就会打死人的！

陈倬冷笑不已，杀鸡骇猴？恐怕是适得其反吧！

江副将被打得鼻青脸肿，头脑却越来越清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万一再闹腾下去，逼得凌啸用王命旗牌宰了自己可就划不来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凌啸一摆手，止住了金虎两个的残酷殴打，在满堂官员以为凌啸就此作罢的时候，凌啸却笑嘻嘻地道：“江副将，可知道自己错了？”

“……”

“妈的！再打！”凌啸索性打个够。

陈倬铁青着脸，插言道：“凌大人，这个江副将可是有功之人，你这么不停地打下去，莫非非要整死这些大清功臣？”

这一句调拨出来，立刻引起了众军官的窃窃私语，一时间场面有些失控，谁知道凌啸慢条斯理地拿出那个玉扳指，在陈倬面前晃悠一下。

“听闻陈大人是包衣出身，定该识得满文吧，哈哈，凌啸虽是正牌子的上三旗，但是早年一直流落湖广，没有读过几年书。这玉扳指上有几个字想请教大人一下，不知可否啊？”凌啸一脸的假诚意，看得陈倬真想给他一个耳光，哪里会为他去看，冷哼一声，就此扭头不理。

苏克济连忙凑过来：“侯爷，不如让我来给您看看吧？”他巴结凌啸不为别的，几个主官中，自己是最弱弱的。民务被藩台臬台分去大半，军务也是上有总督提督，下有总兵。自从上次看到凌啸力顶郭琇这个钦差后，他就坚信，这个和八爷交好的侯爷，自己巴

结巴结没有错的。

他接过凌啸的玉扳指，只扫了一眼，吓得手一哆嗦，差点拿不住扳指，再也坐不住了，顺着腿软跪下身軀，高举着那扳指，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倬等人看着他，不晓得他发的是什么疯？却听那苏克济高喊一声：“这是如朕亲临扳指，尔等还不叩拜！”陈倬哪里肯信，狐疑地上前去，弯着腰去看那苏克济手中的扳指，一看之下，腰杆就再也没有直起来过，他又不是反贼，敢不跪吗？

凌啸看着吴樵打头的官员们跪了一堂，走过去拿了那扳指。他心里暗笑老四，这扳指我就不拿去调八旗军队，在这里摆威风，不行吗？只要折服这些个丘八，老子一样办得好差事！

“各位大人，湖北的将领们很牛啊！看到钦差可以不管不顾，不跪的人有，开骂的人有，大放厥词的也有。现在看到你们跪下了，我才是安心了些，刚才我可吓死了，以为你们要造反呢！”

吴樵几人固然是汗如雨下，那陈倬也是心头惶恐，倒不是别的，是畏惧他的扳指，他万万没有想到，凌啸竟然会得到康熙如此信重，要知道，这玩意除了太子和大阿哥办差的时候用过几次外，他还从没听说其他皇子有这福分。万一这凌啸现在借刚才的事由处罚自己，那就是还嘴的机会都没有啊。但是受处罚的却不是他。

凌啸走到跪着的吴樵面前，温言道：“吴大人，凌啸受命以来，常常夜不能寐，皇上的差事很难办啊，要是令出多门，可就更加棘手了！这样，本侯以为，应当督命宪牌和王命旗牌都暂时统一起来，你看如何？”

口气是有商有量的，但是地位是绝不平等的。凌啸扳指在手，就是代表康熙说话。吴樵这次真是应了他的名字了，“吾把头点”！凌啸一伸手让大家起身，堂里的众人老实安分多了。陈倬心里更是较劲，你凌啸不过是借着皇上狐假虎威，我倒要看看，要是几场哗变出来，你的官还当得牢吗？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凌啸在将督命宪牌拿到手里之后，所发的军令，就完全粉碎了他的这种哗变愿望。

“整军令第一条，湖北绿营即刻封停各级调兵虎符，妄动一兵一卒者，以谋反论处！”

这是题中应有之意，整军开始了，必要的防范还是该做的。众军官都没有意见，皆是军中参礼一拜，“喳！”陈倬无所谓地笑了笑，哗变又不需要调兵虎符，否则还叫哗变？

凌啸看看大家，态度还算老实，嘿嘿暗笑一声：“整军令第二条，即日起，各标各协各营的军粮和军械需要重新点查，各仓库全数集中移交至督标大仓，两日一配发！”

“哄——！”众军官这下子傻了，凌啸这道命令简直让他们惊恐恐惧啊，哪个的仓库里不是亏空着的？万一凌啸下死手来查他们的贪污，那可就惨了。陈倬有些色变，如果军粮军械被凌啸收缴起来，那可就对下面的军官们有了很大的控制力了，日后抱着他大腿的可就比仰仗自己的多多了。

第三章 蜜糖与大棒

凌啸见到这些军官们有一些恐惧，当即给出了他自己敢给的“胡萝卜”。

“今日是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钦差湖北整军使凌啸在此放出一句话。”凌啸很严肃的话语让众人都把耳朵给竖起来了，怎么发个军令还要说什么日子？“湖北绿营的各级官员们，本侯不管你们之前吃了多少空额，亏空了多少的粮草军械，你们好好听着，只要不是知无堂潜伏的反贼，一律既往不咎！”

此话一出，各军官先是兀自不信地互相求证，待一确定这是真真切切的钦差大人承诺，猛地欢腾起来了。一时间不管是什么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都是额手称庆啊，钦差发话了，以前的全部既往不咎了。这就意味着以前捞到腰包的那些个财物都是自己的合法财产了。这一下，就连有些副将都暗自庆幸不已，看向凌啸的眼光自是不同了，尤其是在苏克济的暗示下，他所领的抚标里更是欢呼雀跃地拥戴凌啸的决定。

陈倬却一阵冷笑，你凌啸在这里牛皮轰轰，老子晚上回去就写折子告你一状，这是典型的妄自市恩，把兵部的职权都僭越了。蒋恒昌和梁佑邦两个总兵却不这么想了，虽然碍于陈倬的面子不至于捧凌啸的臭脚，但是这毕竟对于他们这些带兵的来说，是件好事。

吴棬没事人似的坐在一旁喝茶，听着自己督标里称赞凌啸有担当的声音越来越大，被凌啸暂时剥了军权的他，就一阵葡萄酸泛起，暗暗在肚子里吼道，“老子要是也有一个玉扳指，老子比他更有担当！”

凌啸双手虚按，待众人的欢声静下来之后，换上了一副真正的商量口气，慢条斯理地说出一番话来。

“各位大人，其实说起来，凌啸也和大家一样读书不多啊，也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一把扯开自己的上衣，展示起自己战场上的伤痕，待到大家没伤的一阵咂舌、有伤的撇嘴奚落后，他才裸着上身诚恳道，“俸禄太少，你们养家糊口，官场应酬都很手紧，这我知道，但是大家吃空额，喝兵血是有违国法军纪的。今天我就算免了大家以前的罪过，但是日后你们怎么办？继续贪污吗？继续倒卖军粮？”

挨了一顿打的江副将看到凌啸这副做派，心下一阵悔恨，妈的，还让人活不活啊，只许你州官放火，不许我说。但是他也只能自叹倒霉，为什么偏偏是自己跳出来呢？要是自己晚点说话，那可恨的“立威对象”就是别人了。

“那侯爷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一个都司乍着胆子问道。

这家伙上路，凌啸笑道：“本侯虽是行伍出身，但是懂得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想大家富裕，我们湖北的军队应该有自己的生意，这样才能让大家宽裕起来啊！现在问问各位，有谁知道盛世彩票？”

低级的军官们人脉路子都有很大的局限，哪里晓得京城的这等事件，都在那里发蒙，但是三品的参将都多少有些背景，立即就有几个踊跃地说自己知道。

苏克济更是离谱，自告奋勇地站起身来，把个凌啸的盛世彩票讲得是眉飞色舞。他很想得很明白，一来八爷要他拉拢凌啸，二来凌啸有玉扳指，三来嘛，傍着凌啸这个大财阀，

今后的日子想穷都难啊！

他不愧是经常训话的巡抚，口才极是了得，不仅把个彩票的来龙去脉讲得清爽明白，更是用一些盈利数字把在场的绝大多数官员给吓住了。不仅如此，苏克济的官场阅历极为丰富，他还针对凌啸的年纪资历对症下药，话语中更是夹七夹八地介绍了很多凌啸的功劳情分，还把凌啸与几位皇子的关系暗示了一番，当然这几位皇子就是八九十三位阿哥爷。

凌啸看着苏克济的唾沫星子乱飞，心中却一阵自警。他小看了这位巡抚大人的心计才情，此刻他这一出手，自己就又欠下了老八他们的一个人情了。

苏克济的话声一停，大部分的军官看向凌啸的神情就此不同了，这个侯爷实在可怖。

他们之前都是在主官的授意下胡闹的，但是他们知道了，眼前的这个年轻钦差绝对的后台子硬实，就算没有了那枚玉扳指，也可以像弄死蚂蚁一样的整死一个参将，哪怕他的品级比参将还低三级。想到这里，刚才嘘声闹过的军官就忍不住后退几步，往人群中藏去了。

但在更多军官的心里，凌啸简直就是一个陶朱公加散财童子。有些喜欢YY的已经开始幻想，凭着凌啸的背景和钦差身份，在湖北也强行搞个什么彩票的并不是难事。而且看这侯爷的意思，好像是要为我们这些个军官搞些个补贴，要是自己有幸在其中占上那么小小指头的一丁点份额，嘿嘿，岂不是发达了，还至于去吃什么空额？可惜的是众军官的口水还未及流下来，一个声音就打破了他们的发财梦，从此这个说话的人就多多少少被人有些瞧不起了。

说话的是陈倬。

他万万没有想到苏克济这般老奸巨猾，来之前在他的提督府里整天泡着，说什么“整军整军，全部头晕”，现在只是看到一枚玉扳指，就突然临阵倒戈了，为留下来造声势、拉人心了。眼看着一班军官都快要匍匐到凌啸脚下去了，自己要是再不发话挽回，恐怕就很难扳倒或者逼走凌啸了。

“可是苏大人，你难道不知道，皇上准了张廷玉中堂的《奏请暂缓两江彩票折》吗？两江那么富庶的省份，朝廷都不许开办彩票，湖北凭什么可以？”

苏克济一阵语塞，此刻却把吴樾的魂给吓出来了。人只有在失去了某些东西的时候，更想保住没失去的。

他这个总督前两天只记得和凌啸争权了，却忘了自己和凌啸之间有三条盟约，现在失去了权力，加上大家都在谈论生意，让他记起了这件事情，可是看凌啸的意思仿佛要把生意交给全体的军官来分享，当然就十分肉痛了，于是就不管这是军事会议，大声暗示道：

“侯爷，我吴樾曾经给你拍过胸脯说过，总督府全力配合你的，这种有利于整军的事我可是绝不落于人后！”

苏克济一阵火起，老子好不容易和侯爷搭上，你就来插一脚。刚才你个老东西干什么去了，还拍过胸脯呢，就你那几根老排骨，就算拍断了也发不出一声脆响！“总督大人，这可是在说彩票啊，莫非您能说服皇上在湖北搞彩票？”

吴樾立刻就哑了，这里唯一可能说服皇上的是凌啸。陈倬看着他们的为难神色，心里哼唧唧地爽，但是一看凌啸的镇定模样，一阵狐疑，莫非这家伙有什么定计？

凌啸看着各人的神色，静静地一笑，站起身来走到大家面前：“那我们来商议商议这样一个点子好不好？”

大家一听忠毅侯没有什么为难神色，都凑近了来听他说话，就是陈倬也禁不住好奇地将身体前倾了一下。顾贞观一声暗叹，凌啸的这个整军会议怎么开的像是商行开会啊？

“各位大人，你们说说看，人这一辈子有什么是必须要使用的？”凌啸却一上来就提问，还马上就点名提问，点的就是总兵梁佑邦，“梁大人，你说说看。”

梁佑邦措手不及，以为他要整自己，让自己出丑，当即眼睛一翻：“什么必须要用？

迷失在康熙末年

②【商场沙场】

是个人的话，他就要吃喝拉撒，这食物肯定要的，哦，对了，还有衣服要穿，我就不相信这两条不对！”他怕凌啸笑话他，像整老蒋手下那个江副将一样，就立即加了一句，“难道侯爷你不要吗？”凌啸却不以为意，拿出营销人员的一个原则来对付他，赞美！一通你真是聪明睿智才思敏捷文武双全地赞美下来，直到赞美得老梁自己感觉不去考状元真是朝廷的一大损失这才作罢。

看到他笑得花一样的乐意，凌啸还奉上一句定向皇上保举你再进一步，这可就把陈倬气得七窍生烟了。狡诈的凌啸在分化他们几个！总兵是正二品，比他这从一品的提督仅低一级，更进一步岂不是要鼓励梁佑那把自己捅下来吗？

“梁大人真棒！”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老蒋的汗刷地就流了下来。十个戴官帽的北贼兵，侍候着对时最贵的御茶煮茶，陈倬小，刚才老梁被凌啸一阵好赞，在这下级军官都在的场合里，同样是总兵的自己要是答错了，那可是涉及到威信的问题啊！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公！”凌啸最后大声开讲的时候，还不忘了对老梁竖一下大拇指，“不错，只要是一个人，他就需要那衣食住行的四大行业来供养，我们只要把这四样里面的任何一样给做好了，就是一笔既庞大又稳定的财源啊！那么衣食住行，你们说说看，究竟我们应该先来搞那一样好？来，蒋总兵，你说说看。”

第四章 纺纱也是生意？

蒋恒昌看到不管是自己标里的，还是其他标里的军官，都盯着自己，那个紧张劲就别提了。当他看到额头上的汗水流到睫毛上形成的花花时，就可以想象到老梁的讥笑神情，说他有急智，那还真不是盖的。老蒋急切间想起进来时，何园里多了很多的女子，他就一咬牙：“衣！侯爷，是先搞衣，对吧！”

“哇！”凌啸也真是做得出来，他夸张地叫了一身，连连后退了几步，眼睛瞪得老圆，一副吃惊的模样，“果然是大智若愚，怪不得说是唯楚有才，凌啸今日算是见识了！”凌啸接下来的夸奖一套接一套，虽然不是赞他文才武艺，但是像什么眼光独到思维新奇陶朱再世之类的，也搞得这位总兵大人恨不得立刻做做生意。当然凌啸也没有忘记把他再次拔高到“有抚臣封疆之才”，弄得这位总兵心里欢实不已，倒是梁佑邦一阵紧张，而陈倬几乎要吐出来了。

众军官都围着凌啸纷纷发问，他们实在是搞不清楚，这“衣”还怎么能搞出什么赚钱的花样来，可以供得起他们的富裕之梦。

在众人围着凌啸叽叽喳喳的时候，顾贞观站起身来，他已经放下心了，凌啸刚开始的那一阵发飙，让他吓了一跳，实在是太狂太硬了。眼下他见到凌啸已经紧紧抓住了大家的心，掌握了整个会议的主动和节奏，也就不在这里提醒了，这个会议哪里还像是一个军事会议？更像是那些商行的会议，顾贞观怕自己对凌啸的“无耻”看多了的话，会失去文人的气节，于是对着金虎使了一个眼色，就到后堂去取那个整军令第三条，那可是整军差事的关键啊。

凌啸却慢慢地绕到自己的公案后，渐渐地敛了神色，开始严肃起来。

“众位同僚，大家不要忘了这里是公堂之上，军机要处。全部站好！”

凌啸猛地一喝，把早已经觉得气氛开始不对的众人给喝哑了，“并不是我凌啸今天要发三四疯，本侯只是希望借今天这个机会，来提醒大家一件事，公私之别要严记心头！作为一名武官，不仅仅要严肃对待公务，更不要忘记了你们是令行禁止的军官官员。在办公事的时候，要注意上下尊卑，要严肃地对待每一件公务，执行每一个命令，否则军纪不容！大家如果明白了，就给我规规矩矩地按各自统属站好！”

陈倬心里一阵哀叹，这道理谁不懂啊，他们之所以变得这么嘻哈，还不是你的什么发财生意给闹的？皇上不知道怎么会这么信任他这小子，以他这没有定性的瞎折腾，湖北绿营就算本来没事，也怕是会搞出很多事情来，嘿嘿，最好是搞几场哗变。不过陈倬心里想归想，看到军官们开始站得规规矩矩起来，吴樾他们也正襟危坐的，他也不得不把腰板坐得直起来。

凌啸缓和了口气：“好，既然大家还没有忘记这公堂的肃穆，那本侯就再说说如何与本侯私下相处。在没有公务的时候，我想，首先我们是同僚，相投的可以成为朋友，共生死的可以成为兄弟，那么在私底下，我绝对不会摆什么上官的臭架子，愿意以真心相待！日久见人心，大家以后就可以感受到凌啸的为人。那么现在，对于这财路的事情，有些虽公不公，我看就暂时休会，等我们说道清楚了再重新开始会议。散会！”

大家面面相觑，直到看到凌啸出了公案，把那个江副将亲手扶起，躬身陪了个不是，还要金虎去给他上药之后，仍然不晓得究竟该动还是不动。这个家伙这么喜欢搓揉人，谁晓得他会不会再发那个“三四疯”？

很多人心里都知道凌啸做的这套很假，可是假又能怎么样，人家权力摆在那里，自己这些人的心也被他吊在那里，钦差亲口给了他们一个盼头，自是都希望能够实现的。

“都愣在那里干什么？不想听发财计划的话，老子就进去休息了！”凌啸假装一瞪，立刻就看到众人拥到身前，好在他是站着，可怜那老吴樵和陈倬的椅子都差点给掀翻了。

凌啸看着这些清朝的“热血军官”，忽地一个想法上来，自己什么时候鼓捣一下传销的话，岂不是立即就发大财了？当然，肯定不能自己出面来搞，否则万一引起了社会问题，不好向康熙交代啊。

“衣食住行这四样，我们之所以从衣开始，主要是现在吃实在太散，不好快速发财，住呢，要大的资本，行嘛就需要我们能够搞到自己有钱又有人才行。”凌啸一样一样地分析，“那么这个衣呢，包含了很多种，做衣服的那种裁缝，你们有兴趣吗？”

“侯爷，您看看我们这拿着杀人刀的手，怎么去做那娘们的细活啊？”一个参将哭丧着脸把老茧手伸到凌啸的面前，立刻引起一群军官的哄笑，纷纷赞同。

凌啸喜欢这种气氛，尤其是哄笑放肆些的都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官员，年纪大多不超过三十五，这些就是他要团结的青壮派，于是仔细看看那双手：“的确是双只能摸娘们的手，估计叫你去绣个鸳鸯花，保不定你这老小子会给我绣出一对王八还缺个头呢！”

这一句玩笑话出来，粗豪的汉子们立刻活络起来：“王八还缺个头，那岂不是少了……”“姚大人绣出的花也不一定是王八，可能还是只鸟，不过也是没有头的，哈哈。”

凌啸一把抓住那姚参将的手，道：“姚参将，你们也要把思路放开阔一点，就算我们做衣服，也是请人去做，不然我们当兵的都去绣花了，谁来保家卫国？当然了本侯的想法不是这个，而是纺纱！”

“纺纱？”吴樵几乎一口水喷了出来，亏得凌啸卖了这么半天的关子，竟然是家家农户都可以做的织布，那还搞个屁啊。

“凌大人太儿戏了吧？就算你把我们这三万兵丁全部弄去纺纱，恐怕也及不上农妇们织得快吧，那还不如你直接上书朝廷，要我们全部屯田去算了。”陈倬可是耐着听了半天，还真的怕凌啸有什么样的拿手生意，提心吊胆地听了半天，现在才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大声地讥讽起来。

苏克济却对凌啸信心十足，但是他不明所以，也不好对凌啸表示支持。

凌啸笑吟吟地问那个姚参将：“我看姚大人的履历，发现你是出身贫寒。哦，英雄不怕出身低，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见过令高堂或者其他人纺过纱织过布吧。”

那姚参将点点头，听他一句英雄不怕出身低，很是感动，想起往事动情道：“末将自幼贫寒，是由寡母纺织，哥哥耕种方才养大成人的。”

凌啸一拍手，胡骏胡涛两兄弟立即从后堂搬出了一台五锭纺纱车来，是一款黄道婆的踏板式纺车。

“好！看你这样子也是孝子一个，凌啸最喜欢孝子了。你一定还记得当年令母所用的纺纱车了？你看，可是这一种？”

那姚参将却在众目睽睽下摇摇头：“不是，家母当年所用的没有这个精良，我姚辉虽然不会纺织，但是这个眼力还是有的。”众人一阵哗然，大家有很多都是出自农家，对这个东西显然十分眼熟。

凌啸哈哈一笑：“你们这群土包子啊，本侯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给你们讲解一番吧，来，有请江宁织造局的总高手。”众人向那后堂门口看去，孰料一个女子的声音却在

大堂门口处响起：“各位大人，职女所在的江宁织造局虽然不事棉纺，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台棉纺车是目前在松江府最好的了，一个熟练能够的纺工可以用它一夜之间纺出两匹棉布。”

众人回头一看，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当门而立，有那熟悉的官员立即就认出她来了，这个女子就是享受九品待遇的江宁织造驻湖广的收司总高手冯婉。

凌啸向她点头致谢一声：“有劳冯姐了。”他不管下面军官对他称呼一个卑微的女子为姐的惊诧，“那么还请冯姐告诉本侯一下，为什么说是要熟练的女工？”

那冯婉被他的亲兵传来了半天，等得本就十分焦急了，不由得不耐烦：“侯爷，这还要问吗？自古以来，这纺纱就是一件很劳神的事情，要不是有了踏板，我们的那些女子到现在还只能一双手纺一条纱呢。现在的这种纺车，还是三百年前黄道婆造了三锭纺车，才慢慢演变来的呢，即使这样，纺纱的人还是要一手用送松纱，一手照顾那五个锭子呢，不熟练能行吗？”

凌啸微微笑道：“那么你既然这么清楚，一定也是一个其中的高手了，可否帮我鉴定一下本侯闲暇时候所造的纺车呢？”

冯婉十分得意自己的专业，当然很愿意看看这个钦差侯爷吃饱饭了没事干才造出的玩意了。随着凌啸的一声“请看”，堂外八个亲兵气喘吁吁地抬来一个超大的家伙，搁在了堂外的石板路上。

那冯婉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侯爷还真是不一般的饱，连松江府里的水力大纺车都造一台，如果不是那大水轮太碍事，恐怕他也会搬进来吧？

第五章 整军令第三条

冯婉讥诮的嘴角还没有完全翘起，就突然定住了，她猛然发现了一个怪异处，和她所见过的所有纺机的平放锭子都不同，这眼前的纱机上锭子是并排竖着的，而且锭子数达到了十八枚之多，虽然比松江的水力大纺机的二十锭少两个，但是块头却小了一大半。凌啸忽地将手臂搁在那姚参将的肩膀上，摆了一个自认为最得意的神色，去激那女总高手：“怎么样，冯姐，我有一个不成器的丫头，她会纺织，你可敢用那台五锭纺车和我的这个比试一番？”

冯婉出身于那江宁的曹家，大门大户的见过不少世面，连康熙皇帝南巡住在曹家时，她也远远见过几面，性子放得很开，当下一晒：“小女子不比！就侯爷你这台纺机，只能纺纱，而我那台是连去棉籽、弹松花、纺纱、织布一体的，最后我的布能出来，你的只能出纱，嘿嘿，胜之不武，到时候别人会说我们曹家欺负于你，可就没什么意思了。”

凌啸毫不犹豫给她一个大拇指：“行家！冯姐不愧是行家，那么我们就专比纺纱如何？三刻的时间内，看谁纺的纱多？”

那冯婉也不怵他，“比就比！”她心里有计较呢，松江府里也曾有人专门研究过纺机，锭子越多纱越易断，而且一双手根本顾不过来，有那个接断头的工夫，不如不停地纺呢。她就不信这很成熟的纺机比不上他凌啸的这个怪物东西。

众官员眼见好戏上场，反正凌啸已经宣布休会，就立刻看起戏来，他们三三两两地围着两台织机议论开了，蒋恒昌和梁佑邦虽是朝廷二品大员，仍不改一些行伍粗性，两人眼神一对：“老梁，来一宝？”

“来就来！我押侯爷胜！”梁佑邦机灵，就算输了也是赢了，这种马屁比送凌啸礼物强多了。老蒋气得一阵后悔，你压了凌啸赢老子押谁去？他也有他的招，一指那江副将：“好！小江，你押总高手吧！”

江副将刚刚敷药出来，一听之下，吓得是浑身一哆嗦，拿眼睛怯生生地看看金虎和胡骏，生怕这两个暴起痛殴自己，连退几步，拼命摆手：“我没带银子，汤药费都还没着落呢！”

这下子没人和他们赌了，吴樾他们几个当然也不会来搞这玩意，冯婉见没人抬庄，心头很觉失了面子，咬着细牙沉着脸。凌啸看着这情况一阵好笑，拍拍手叫道：“小彤上来。开比了。”一个小丫环打扮的女孩惴惴地上了，小丫头就是春香楼的可怜女子，被凌啸买来，专门练了几天凌啸的这台机器，凌啸见她心灵手巧，就派了她来比试。

两大包弹好的去籽皮棉抬了上来，二女一阵上架操作准备。却听到一声“我来赌”，惹得众人四处找人，却见那陈倬拿着一张大额银票：“五百两，一赔一，谁来？”原来，他见那冯婉的手极是快速，上好五个锭子的时候，那个小彤还只是上好了三个，就忍不住看好来自江宁的总高手了。众人的一片轰然应赌里，凌啸却不待那小彤才开始上第四个锭子，高声宣布道：“比赛开始，计时！”

胡骏一把抽开一个沙漏，立刻就看到两人的动作明显加快了。

冯婉手运如飞，脚上将踏板踩得飞快地翻动，那纱槌似飞地旋转起来。而小彤还是在